

達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所以，約有百分之三十至四十的農民只得先向米商或碾米廠借款，於收成時出售其稻穀償還。但盛產期的穀價通常低於正常價格的百分之十。如此高利借貸又怎能減輕生產成本？

(四) 稻米品種問題。越南自一九六八年引進「國際稻米研究所」所謂「神農號」品種 (IR Variety) 後，其產量確較原有的「在來種」增加甚多。例如一九七二年度稻穀產量六、三四八、二〇〇公噸 (折合白米三、八〇八、九二〇公噸) 中，其產量比較如下：

品種別 栽培面積 (公頃) 稻穀產量 (公噸) 單位產量 (公噸/公頃)

在來種 一、八六五、〇〇〇 三、二五〇、四〇〇 一、七四九

IR種 八三五、〇〇〇 三、〇九七、八〇〇 三、七〇九

從上比較，IR種比較在來種的每公頃單位產量高達一、九六〇公斤。

越南農業部正在推廣中。但據農民的看法，認為IR種的穀殼比較厚，碾出的碎米亦較多，而且稻草短小，不能充作耕牛的飼料。可見他們對此項品種的栽培，似乎不大有信心。故今後對於品種還要不斷的研究與改進。

蘇俄在中東擴張政策的得失

紀清寅

一 中東地區之戰略價值與納瑟主義

中東地區在現階段國際局勢中，確實居於舉足輕重的地位，以其地理位置跨居於歐、亞、非三洲，為大西洋與印度洋交通之樞紐。據英國名地理學家麥金德爵士 (Sir Halford John Mackinder) 說：「中東是樞紐政治地理中的一個『世界島』，是歐、亞、非三洲之屋脊」。認為中東在地緣政治上是世界上戰略地位最重要之區，亦誠然是政治、軍事最敏感之區。

其次，中東地區之石油寶藏亦構成中東在戰略上另一個重要因素。中東石油蘊藏量佔自由世界百分之七十五，而西歐九國以至遠東日本之得能在經濟上的繁榮，均有賴於中東石油的供應。此外中東在地理上尚有一特殊價值，乃是一條長達一百英里的蘇彝士運河，其價值不僅是經濟的，尤其是政治

(五) 農民組織問題。越南自一九四五年組織各種農漁牧合作社及自一九五九年仿照我們台灣組織農會以來，到現在大部份已變為有名無實。推其原因足資金缺乏，沒有固定業務，職員能力及待遇太低，政府也未全力支持，加上戰事影響，目前活動的單位已寥寥無幾。據查那農會已關門的有二十六單位，合作社已關門的有一百五十單位。剩下的郡農會比較好的有五單位，僅堪維持的只有五十六單位，列為劣等的有三十一單位；合作社比較好的只有四單位，僅堪維持的只有三十七單位，列為劣等的有九十七單位。像如此情形，希望他們能够推廣農業增產與協助糧政工作，實等於空想。

(六) 此外，對水利灌溉的改善，農業機械化的推行，技術指導的加強等等，問題亦多。恕不一一指出。

總之，越南為解決其糧食問題，既要積極求其生產的增加和改善運銷供應制度，又要防止越共的破壞，其任務是十分艱鉅的。筆者始終認為農業生產是面的建設，必須先有安定的環境，才能作有計劃的進行。要如何從各方面都能兼籌並顧，是在越南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了。(六十二年五月十二日於台北)

軍事的，它是東西交通最大的捷徑，世界上第一條重要運河，可縮短大西洋印度洋四千英里的航海線，過去一度成為英國的生命線，東亞航線的咽喉。加之中東國家人口約在四億數千萬以上，其中阿拉伯國家即佔有一億左右，無論在戰時或平時，中東人力資源亦具有不可漠視的潛力。

因而近年來東西集團對中東地區，有形與無形中，勢在必爭。美國歷任總統之傳統外交政策，對中東不斷增強實力，維持中東局勢，除在地中海佈置有強大艦隊外，尚有所謂「中央公約組織」介於「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與「東南亞公約組織」之間，負起中鋒任務，以防禦蘇俄之入侵，使其海軍不敢闖越，即陸軍亦無法穿過伊朗或土耳其而進侵中東心臟。然而中東仍然難免招致成爲一著名之火藥庫。

埃及納瑟總統自取得政權後，使中東地區問題又增加了新的紛擾因素。

納瑟是一位野心勃勃的政客，法國前總理莫萊稱其為尼羅河上的希特勒。一九五二年七月二十三日納瑟與其同僚納奎布以軍人上校身份發動革命，推翻了埃及國王法魯克，改埃及為共和國，不久納瑟又趕走了納奎布而個自獨攬大權。

納瑟在他的「革命哲學」一書中，充分表現出他的「大阿拉伯主義」，也就是「納瑟主義」的企圖與抱負；他說：「自開羅、大馬士革至巴格達和安曼廣大的阿拉伯地區，需要一個民族英雄來領導」，納瑟把他自己看作是「中東的「民族英雄」。納瑟倡導「大阿拉伯主義」，原是利用阿拉伯國家澎湃的民族主義，企圖建立一個自大西洋至波斯灣的「大阿拉伯帝國」或稱之為「回教大帝國」，要在中東趕走所有西方國家的勢力。他的第一個目標是奪取蘇彝士運河的主權和管轄權，並以色列作為阿聯敵愾同仇的攻擊對象，兼而挾毛匪、蘇俄以保持其個人在中東的聲望。

納瑟於一九五四年在開羅宣告成立「阿拉伯聯盟」(Arab League)，當時參加的會員國有：埃及、約旦、敘利亞、黎巴嫩、伊拉克、沙烏地阿拉伯、葉門等七國。其後北非及其他中東新興回教國家不斷誕生，阿聯曾一度增加到十三個國。阿聯原是一政治、經濟、文化與軍事的同盟組織，納瑟企圖利用此一組織作基礎來發展他的「回教帝國」，殊不料以後却又開始分裂；聯盟中在南部的埃及、敘利亞、葉門、沙烏地阿拉伯四國與北部的約旦、伊拉克、土耳其與當年英國的巴基斯坦相結合，簽訂了巴格達公約，與「南疆」的四國對抗。納瑟則一心要瓦解巴格達公約，支持伊拉克卡塞姆上校，一九五八年伊拉克發生政變，宣告退出「巴格達公約」，公約組織遂改為「中部公約」。

納瑟於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在慶祝埃及革命第四週年紀念會上宣佈運河國有化，即是說收回蘇彝士運河，埃及軍隊立即強制接管運河區之一切行政權，剝奪了英、法在運河地區的所有權利。當時英、法兩國準備以戰爭方式報復納瑟之勃謬行為；但經美國竭力反對，希望以會議代替戰爭的威脅，遂由西方國家在倫敦召開二十四國外長會議，美國亦曾用種種方法以謀求緩和和中的危機。聯合國安理會亦於同年十月舉行緊急會議，通過六點建議，緩和運河的戰爭，但前後兩者決議案均遭納瑟反對。

蘇俄在中東擴張政策的得失

同年十月二十九日，以色列在英國支持下對塞德港發動攻勢，為以、阿掀起第二次戰爭（按第一次戰爭係發生於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五日，為以色列宣佈建國之日）；旋由英、法會同於同月三十日對以、阿雙方提出一項「哀的美敦書」，限於二十四小時內停止衝突，乃為藉口阻止以、阿戰爭來對納瑟收回蘇彝士運河的報復威脅。美國及聯合國亦分別盡最大努力，阻止此一戰爭之繼續進行，美國不惜宣佈停止對英、法兩國之一切援助，蘇俄亦首次插足中東，藉此聲明將派二十萬志願軍援助埃及，以壓迫雙方軍隊停止戰爭。同時聯合國召開緊急會議並成立一支和平警察部隊，前往監督停火，該一和平部隊係由巴西、加拿大、印度、南斯拉夫、瑞典、丹麥、挪威等國出兵共計六千人進駐加薩，戰事未及一百小時，即告結束。未幾，聯合國秘書長宇譚應納瑟之請，將和平部隊撤回。繼而共黨乘機滲透，組織「巴勒斯坦解放軍」，與風作浪，製造紛亂，從此二十年來以、阿雙方幾乎無日不在戰鬥中，而今竟也公開演變成美、蘇爭衡的地區。

阿拉伯國家共同敵對以色列，無疑是團結一致的，然而阿拉伯國家內部却充滿了意見分歧，矛盾百出。總之，阿拉伯國家顯然有了兩種勢力相互對峙；一種是所謂革命後的新興勢力，另一種則是代表舊式的君王國家，前者包括埃及、敘利亞、伊拉克、及葉門等的革命政府，後者有約旦、沙烏地阿拉伯、伊朗以及葉門的皇家政府。

阿拉伯國家之新興勢力，原為納瑟的天下，一九五八年二月埃及宣佈與敘利亞合併，公告在「一個元首」、「一個國族」、「一個國會」下進行合作，稱之為「阿拉伯聯合共和國」，納瑟充任總統，同年三月葉門也宣佈部份加入，但在三年又八個月後，即在一九六一年四月敘利亞政變，宣佈退出阿聯，仍恢復敘利亞國號；繼而葉門亦隨之退出，至此納瑟之「大阿拉伯帝國」之迷夢無由實現矣。由於政治社會及國際關係之不同，阿拉伯國家之新興勢力派走的是共產主義社會路線，舊有勢力派則走的是西方國家集團途徑，形成永遠各不相讓，彼此分裂對抗的兩派，因而也從未能聯合組成一支有效而龐大的軍事陣線。

納瑟在外交上標榜中立，他想在東西兩大集團之間表現他的地位；在蘇彝士運河戰爭之前，即想藉中立美名，爭取東西雙方的援助，一九五五年之萬隆會議，納瑟在會中儘力表現其為中立國的角色，一九六一年不結盟國家

在貝爾格萊集會，納瑟之行動表現得較前尤為活躍。

事實上，納瑟的中立主義，完全是掛羊頭賣狗肉的手段，他的外交政策根本是走中間偏左的政策，強烈的反對西方，而與東方國家親善。尤其是自從蘇彝士運河戰爭發生後，納瑟的中立政策完全變了質，他藉蘇俄的勢力與西方週旋，外表中立，骨子裡走親蘇的路線，而招致了一九五六年英、法、以聯軍的進攻，誠然是咎由自取的必然結果。

二 中東當前之困擾問題

中東在現階段國際局勢中，如前面所述，的確居於舉足輕重的地位，是無置疑的，中東危機，尤以阿、阿糾紛最為嚴重，且陷於極度困擾而感棘手決難澈底解決的問題。以阿之間的衝突幾乎無日無之，一般咸認如果以、阿衝突長久延續下去，終有達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勢。現就其癥結之所在，不外是阿拉伯人與猶太人，無論從政治或歷史背景觀點而言，其舊仇新恨，均非短時間一蹴而就所能解決的。至少目前是如此，其原因肇肇大者起源於巴勒斯坦及約旦河糾紛兩大問題。

以色列自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四日立國以來，阿拉伯國家一直在激烈反抗對峙之中，雙方衝突，不勝枚舉，其間有過四次規模最大的戰爭：一次是一九四八年五月之以、阿第一次戰爭，是一九五六年七月蘇彝士運河事件以、阿第二次戰爭，是一九六七年六月以、阿第三次之戰，是一九七三年十月第四次以、阿戰爭。在第一次以、阿戰爭中，有一百數十萬巴勒斯坦難民流亡於約旦、敘利亞、黎巴嫩等地。

巴勒斯坦難民爲了反抗以色列，曾組織成所謂「巴勒斯坦自由組織」，包括臨時流亡政府及武裝游擊隊，以敘利亞作爲根據地，隨時突襲以色列境，騷擾以國境內之安定，種下了長期性的困擾禍根，而以色列亦時常越過約旦、敘利亞邊境施以報復性的突襲。

巴勒斯坦難民問題，同樣的給約旦帶來無限的困擾，有些難民竟在匪徒與蘇共的支持下，打着民族主義的旗幟，大肆擾亂約旦境內地方秩序，更欲變本加厲企圖推翻胡笙王權，爲一多年來不易澈底解決的難題。

三 阿拉伯人與西方的關係

阿拉伯世界在過去英、法殖民主義的長期統治之下，其一貫政策是建立在經濟壓榨與愚民策略，逐漸達成其政治上的目的，因此英、法在中東早已自絕於阿拉伯人。更由於一九五六年蘇彝士運河事件，英、法、以色列三國聯合進攻埃及，其勢洶洶，本可一舉而下開羅，推翻當時執政之納瑟政權。但經美、蘇出面干涉，責其侵略行爲不當，結果聯軍被迫撤退，而納瑟聲望却由此日隆，竟致達於巔峯狀態。英、法在中東勢力反而如夕陽西下，其後法國僅據守索馬利蘭一隅，人稀地狹，無何價值可取；英之勢力亦然，除握有石油權利外，只保有南阿聯邦與波斯灣幾個保護國而已。

南阿聯邦於一九五九年二月由亞丁殖民地與亞丁保護國聯合而成，地面狹小，人口不過二十餘萬，然地理位置極其重要，以其扼紅海之咽喉，乃爲英海空軍基地之所在。

至於英在波斯灣之地位，亦日趨低沉，其所屬阿曼諸王國，聯合國於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即已決定要求英國退出該地，早日子以獨立，足見英在中東地區最後之腳踏石亦站立不穩。

美國與阿拉伯人關係一向極爲友好，尤以美對阿拉伯國家迄無領土野心，反給予阿人精神上與物資上之莫大援助。美總統艾森豪曾於一九五七年一月五日向美國國會聯席會議提出一項咨文，建議美國從事政治、軍事、經濟各方面援助中東國家，使中東免遭共產主義者之侵略，同時亦免再受戰爭事件之摧殘蹂躪。國會經過數月討論後，終於通過該項提案並稱之爲「艾森豪主義」案（Eisenhower Doctrine）。其中最重要點是國會授權總統，在認爲必要時，總統可派兵赴中東，保護中東國家領土之完整和主權之獨立，其條件是要受中東國家的請求。

四 蘇俄對中東之滲透與影響

蘇俄早年即有覬覦中東地區的野心，並列之爲其赤化世界戰略政策的一環，原係承襲帝俄時代對外擴張侵略的藍本。其一貫的伎倆是利用各國內部的叛逆或共黨同路人從內部進行策動當地民族，互相鬥爭，仇視西方國家，驅逐美國的影響力，利用危機，執行顛覆活動，間接篡奪政權，爲蘇俄傳統上對外滲透侵略陰謀的經常手法。蘇俄對中東主要染指的目的乃在獲得作爲海軍基地的優良港口，求得戰略上的溫水海口，希望使其艦隊出隴紐尼爾海峽

，控制地中海，掌握直布羅陀，出大西洋。倘能控制阿聯，便可挾制蘇彝士運河，出紅海到達印度洋；如此則能南跨非洲，東踏亞洲，孤立美國，以至窒息美國之生命，進而封鎖歐洲，壓迫歐洲國屈服於蘇俄鐵蹄之下，於是歐、亞、非三洲便可全部落於其操縱的赤魔手掌之中，而遂行其赤化世界最後的目標。

中東雖佔有世界肥沃地區的兩河流域，但工業未興，經濟落後，文化低落，人民生活困苦，蘇俄認為正是進行傳播共產主義而易受赤化的溫床，多年來蘇俄即曾企圖在中東建立一個或數個共產政權。殊不料阿拉伯國家在宗教信仰上是絕對與共產主義誓不兩立。

阿拉伯國家以至整個回教世界的憲法內規定伊斯蘭教為國家立國的最高準繩，嚴格排斥無神論的共產主義，因此共產主義與共產組織列為非法，從未准其公開活動，更不准其獲得政治上的地位，埃及又何獨不然。故而蘇俄之陰謀從未易於得逞，且到處碰壁，但蘇俄亦未因遭受挫折而回心轉意，善罷干休。繼之施展迂迴曲折策略，以「民族自決」、「排外運動」為煽動口號，一再以挑撥、離間、威脅、利誘等等卑劣手段，來製造中東長久期限的糾紛與不安。使用經濟、科學、技術以及軍事上之合作，援助納瑟及其同路人，企圖藉機推翻親西方之阿拉伯國家，建立所謂「阿拉伯式的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最後達成其獨霸中東的美夢。諸如伊朗莫沙德之叛變失敗，伊拉克卡塞姆之被殺，以及阿爾及利亞班貝拉之夭折，事實俱在，歷歷目前，堪為親共者有所警惕。

蘇俄自一九五五年起，竭力拉攏埃及，首次簽訂蘇埃軍火貿易協定，即以價值兩億美元的捷克軍火交換埃及的棉花。因而埃及有持無恐敢於宣佈收回蘇彝士運河，反而激起戰事。自此以後，蘇俄則進一步作有計劃的援助埃及，敘利亞，更以四億英鎊（約合十三億美元）以技術合作名義援助埃及建設南尼羅河上游之阿斯灣水壩（Aswan High Dam），水壩高達三三五英尺，寬三十一英里，為世界最大之水壩。由此成千上萬之蘇俄工程技術人員攜帶眷屬湧進埃及。

由於埃及步步倒向蘇俄的懷抱，美埃關係自亦漸次疏遠，一九六六年冬季，納瑟要求美方繼續給予新的食糧援助，久久未獲任何反應，美方咸有意不置可否，使納瑟不得不自行撤回，美埃雙方關係益形惡化。納瑟亦將一九

五六年運河戰事，美國曾參與緩和拯救一事置諸腦後，反而公開攻擊美國並認為美國是「埃及的第一號敵人」，兼而指摘美國「侵略埃及」和為「中東的革命份子」，「不再要美國任何的援助」，「美國到紅海去喝水吧」。

五 蘇俄在以、阿戰爭中扮演的角色

納瑟在蘇俄唆使下，於一九六七年封鎖阿卡巴灣（Gulf of Aquaba）阿卡巴灣的頂端是以色列對外三大港之一的艾拉特港（Port Ailat），以色列經過紅海對亞洲、東非洲唯一的貿易港口，也可以說是以國的生命線；同時埃及陳兵西奈半島以、阿邊境，並禁止以色列船隻通過過遜蘭海峽（Strait of Tiran），亦兼而禁止其他國家船隻運載戰略物資至中東，旋即聯合敘利亞、約旦、伊拉克、葉門、沙烏地阿拉伯、黎巴嫩以及阿爾及利亞等國，於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發動第三次企圖消滅以色列的總決戰。豈料戰事祇進行六日，整個阿聯部隊潰不成軍，蘇俄援助各阿拉伯國家武器，大部落入以國之手，使以國領土由八千平方哩，擴張到二萬六千平方哩，此種短時間之閃擊戰，一國勁敵數國，且獲得極為豐碩之戰果，為歷代戰史中所罕見。在戰事進入高潮時，阿聯迭次向蘇俄發出緊急要求增加援助，並對英、美有意參加戰爭之聲明，希望蘇俄出面阻撓干涉。但蘇方既未繼續提供支援，即對英、美擬參與戰爭之事亦保持緘默，遂激起阿拉伯國家之怨憤，並抗議蘇俄在阿聯緊急關頭，且袖手旁觀不予支援，經有大批羣眾在蘇俄大使館前遊行示威，謾罵不休。

戰爭結束後，蘇方却儘量表示對阿拉伯國家友好姿態，蘇、埃雙方首要不斷相互訪問，多方磋商，終獲蘇方允諾，力謀補償戰時遭受之損失。蘇俄對阿聯之援助，除軍事經濟外，尚有技術援助，包括訓練阿拉伯、巴勒斯坦難民之游擊戰術，蘇俄教官及政治顧問增加到一千餘人，最為顯著的是蘇俄在地中海沿岸阿拉伯國家進駐大批艦隊，如阿爾及利亞之麥塞克比爾港（Mersel Kebir），埃及之塞得港（Port Said），亞力山大港（Alexandria），敘利亞之拉塔基亞港（Latakia），以及南葉門之荷得達港（Hodeida）。最初藉口應邀訪問，繼而聲明常川駐屯，船隻達五十艘之多，是乃蘇俄在中東地區切實控制了戰略地點，橫跨歐、亞之間的傳統交通線。

美國海軍上將，北大西洋公約南歐盟軍總司令格里芬曾提出警告說：「

我們已面臨有生以來最嚴重的挑戰，蘇俄海權的伸張，進入了新的階段。」國際先鋒論壇報作家蘇茲貝傑說：「一九六七年中東戰爭，真正獲得勝利的是蘇俄」。即是說，蘇俄勢力在歷史上一直企圖進入中東的目的已經達成。縱然在此次戰後，曾積極策動英、美、法、蘇四強解決中東問題並應允繼續援助阿聯之損失，無非是保持其在中東所獲得之權力與影響力。

納瑟在六日作戰之慘敗是打輸了這場所謂「命運之戰」，他遭受嚴重的損失，已把他的國家帶到飢餓與內戰的邊緣。況埃及在六月五日戰前，在貿易方面已有四億數千萬美元的赤字，而蘇彝士運河被沉船阻塞，每年從運河的收入二億三千萬美元亦隨之落空，陷國家面臨破產的階段。

蘇俄在中東的勢力競賽中，以價值數十億美元的武器裝備了阿拉伯國家，而彈丸之地的以色列在短短的時間中，使這些俄援風消雲散，而何嘗又不是將蘇俄最近的陰謀策略立時粉碎。戰後納瑟一度辭職，自在意料之中。

至於蘇俄在該次戰爭中並未積極支持阿拉伯國家，顯示蘇俄並不願見中東戰事之擴大，而希望埃及在這次戰場上的慘敗，將給予納瑟政權一種新的刺激，促其循着比較更帶無產階級色彩和比較更親蘇的社會主義路線前進。果然此後數年間，敘利亞、埃及對蘇俄軍事與外交支持的依賴性大為增加。

以、阿衝突，數年來一直在惡化中，其間雖經由聯合國特使賈林依照安理會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第二四二號決議案進行調解，多次遭到失敗。繼之又經四強英、美、法、蘇舉行四十餘次之間歇性會議，結果仍然一籌莫展。蘇俄且建議以色列應作全面退出一九六七年佔領阿聯領土。而以國則認為在未獲得本國安全與通過蘇彝士運河及阿卡巴灣航行自由的絕對可靠的保證前，蘇方建議無法接受，以、阿雙方堅持已見，和調問題日趨渺茫。

不數年蘇允對埃及援助之武器，默許將源源運送，而首先以軍事及技術顧問人員竟先後增至二萬餘眾，遍佈埃及軍隊營級單位，同時對埃及之控制，亦日趨嚴厲，在未獲得蘇方軍事顧問同意前，對各類新式武器，尤以飛機、飛彈、船隻不得任意動用，而蘇方人員之蠻橫、粗暴、狂妄態度亦隨之日益猖獗，致招怨尤。

納瑟於一九七〇年九月逝世，由副總統沙達特繼任。沙達特數年來積極整軍經武，極謀收復失土，多方與蘇俄要求迅速提供攻擊性武器，但蘇方却口惠而實不至，大有紙上談兵之勢，迭次商談，亦不得要領，致使埃及陷於

不戰不和的停滯態勢。沙某在盛怒之下，於一九七二年七月下令將二萬餘蘇方軍事人員，除極少數外，均被強制驅逐回國。此一行動不僅使蘇俄出乎意料之外，即西方列強亦大為震驚，為蘇俄在中東策略上一項嚴重的挫折，而蘇埃關係亦有斷交之勢。

但蘇俄當局對此種公開侮辱事件，反以容忍溫和態度處之，窺其原因，不外多年來對中東之活動滲透圖謀，煞費苦心，豈能輕易放棄，蘇俄更深切瞭解埃及及若干阿拉伯國家勢需處處依靠蘇俄，絕難脫離蘇方之掌握，暗中則只希望中東局勢繼續緊張下去，以便獲得鵝蚌之利。果然未久，蘇埃關係在彼此多次訪問會談後，情形又趨好轉。

以、阿第四次戰爭終於一九七三年十月六日在蘇俄默許唆使下爆發，戰事共計進行十九日，論此次戰事波及地區之廣，戰況之烈，戰費消耗之大，較過去誠有過之無不及。據傳蘇俄事先曾對約旦、摩洛哥、突尼西亞等國分別施以壓力，企圖使之共同加入戰團。以色列初期雖遭受挫折，但最後則轉敗為勝，節節近逼，大有直搗開羅、攻佔大馬士革之勢，使蘇俄大為惶恐，有意親自出兵五萬人之七師部隊助戰，旋為美國亦適時下令全面戒備，大有觸發美蘇核子大戰的邊緣。所幸蘇俄未敢進一步輕舉妄動，及時屈服，美國得能收到古巴後之第二次對蘇之嚇阻之效。但蘇方却暗中鼓動阿拉伯國家以石油禁運作為武器，對抗西方對以色列之支援，豈料此一措施竟致影響到全世界性能源的嚴重危機，發展到了惡化的最高潮。

七 美國國務卿季辛吉之穿梭外交

中東危機原是美、蘇在世界性對抗的一部份，當尼克森重主白宮時，即以結束越戰、和平解決中東問題為其對外新政策的主要目標，並曾透露，中東地區對美國的重要性超過了東南亞，即是說，中東局勢較之東南亞更為危險，亟可能觸發一次核子戰爭。

美國國務卿季辛吉自上年十月以、阿戰爭結束後，為促進中東之和平，即來往馬拉松式的穿梭於各有關國家首都之間，已達十數次以上，或將有更多之行程。前四次之行，對主要交戰國在運河區之隔軍、調解、商談，均有顯著成效，阿拉伯人開始公然抨擊蘇俄多方指控蘇俄在上年十月戰鬥進行中

曾限制對阿拉伯國家的武器裝運，繼而轉對美國重新恢復信任。美、埃亦已恢復一九六七年六月戰後中斷的外交關係。顯見沙某已有擺脫過去對蘇俄的依賴，蘇、埃關係再度陷於低潮。蘇俄曾對埃及索還第四次戰爭中經蘇方援助之價值六十億美元債款，是乃一報復埃及親美之壓力。咸認季辛吉六月說服阿拉伯國家之成效，較蘇俄之十年努力，且有成泡影之勢。

此外蘇俄却利用以、敘隔軍談判而從中作梗，蘇、敘於本年三月七日發表一項「聯合公報」，保證對敘國供應大量武器並共同對以國提出警告說：「除非以色列自所有佔領之阿聯領土撤退，否則會有威脅中東及全世界和平新的爆發戰事」。

最近二個多月以來，敘利亞在蘇俄幕後操縱下，對以色列不斷施以攻擊，尤對爭奪戈蘭高地的赫蒙山地區，形成多次之拉鋸戰而戰況亦極激烈。緣赫蒙山為一居高臨下之戰略基地，以國據此山嶺，在對敘利亞戰爭中，不僅進可以攻，退可以守，等於掌握了此戰場和戰的關鍵，大大增加了它和談的資本。迨至四月下半月，敘總統阿薩德訪蘇後，獲得蘇方更進一步支持的諾言，於是攻擊以軍的規模更形擴大。

季辛吉的穿梭外交活動，不辭勞苦，不厭煩瑣，不理譏辱，抱着鏗而不捨的精神與有關各國首要多次接觸，期望打開以、敘和解僵局。縱有收獲，中東整個局勢恐祇限於短時苟安形勢，如作問題澈底之解決，則尚待時日，決非一蹴而就之事。倘若季氏之和解談判失敗，戰火重燃，誠然所謂火藥庫之爆炸，其後果則不堪想像矣。

至於蘇彝士運河疏濬工程，目前正由英、美、埃三方分別派遣海軍人員前往處理，而摒棄蘇俄。對今後運河重開時，能否容許蘇俄軍艦自由通行無阻，不無關聯。緣蘇俄早年即對印度洋及波斯灣具有高度興趣，原因是企圖阻止美國配備有彈道飛彈的潛水艇，從容部署在攻擊蘇俄烏克蘭工業區的射程之內。據觀察家認為一旦蘇彝士運河重開，蘇俄海軍勢將成為蘇彝士運河與紅海兩端的主要軍事勢力，對整個中東地區將增強其影響力；並可進一步伸張勢力於東南亞，一方面與美國爭衡，一方面圍堵毛共的力量南下。上年十月以、阿第四次戰爭期間蘇俄海軍地中海分遣隊所屬的艦艇由六十艘增至九十艘，英、美對此不無有所顧慮，並對蘇俄今後在印度洋之動態已在隨時提高警覺之中。

結論

中東危機在近年來已演變成美、蘇在世界性對抗的一部份，也是美、蘇較力與鬥智的競技場，尤其是蘇俄新式武器的試驗場。蘇俄一貫使用陰謀詐騙以及鬼魅術謀，乘人之危以圖利，蘇俄對若干阿拉伯國家的支援，往往口惠而實不至，見利而忘義。中東以、阿之爭本來就是極難解決的問題，有蘇共之滲透，使此問題益趨複雜。蘇俄希望中東陷於長期混亂狀態，俾能加強其對阿拉伯國家之控制與影響，因此它希望中東停留在不戰不和的形勢，進而混亂中獲取漁利。

美國確想謀求中東的和平，是守而不退，由於蘇俄缺乏誠意，且又不易放棄其插足中東與美國爭衡而獨霸的奢念，即是說蘇俄是攻而不戰，更守而不退，蘇俄一日不中止其在中東之外交攻勢，則中東即無一日獲得和平之可能。換而言之，蘇俄為擴大其在中東勢力，在外交上採取一再「攻而不戰」之策略，實質上乃在驅逐美國之影響力，故對阿拉伯國家之分化、滲透、顛覆、篡奪政權，建立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式的政權不遺餘力，加之毛共亦在暗中挑唆巴勒斯坦游擊組織而進行破壞中東和平，使之挑起美、蘇核子大戰。

目前美國國務卿季辛吉在中東進行之穿梭外交，頗有成就，使埃及總統沙達特轉向而達成重點的突破，不僅實現了運河區停戰並促成阿拉伯國家油禁之解除，蘇俄對埃及及不無痛失機先之感既憤且嫉，勢必力謀挽回，乃加緊對敘利亞之爭取，阻撓和解成功，為顯而易見之事。目前蘇俄縱然揚言與美國共同對以、敘施以壓力，表示極待強制謀求妥協和解，但在幕後却竭力操縱敘對以之戰火，不但不允其停止，且使之日趨昇高，企圖使中東陷於無休止的鬥爭與破壞，以便蘇方乘隙作進一步之深入，逐漸加強其對中東國家之控制；蘇俄之陰謀詭計，阿拉伯國家未嘗不瞭如指掌，當不致甘心自蹈羅網，任其赤化奴役。目前蘇俄在中東之影響力，業已走上黔驢技窮、日形枯萎之路，其經由中東赤化世界之幻夢，必然無由實現，不待贅言。

目前西方國家正亟應對阿拉伯國家進行多方援助，並兼喚起阿拉伯人提高其篤信伊斯蘭教之宗教信仰精神與民族意識，來共同覺醒努力於對抗共黨的滲透與顛覆，是乃上策，而不致於被赤色惡魔陷於萬劫不復之地，亦云幸矣。